



曾那样爱过你，在不知不觉中，
将你放在心里这么多年。
即使在你身边，也不知晓如何才能挽留，
直至有一天，你对我说：爱我，你敢不敢！
Catch me, if you can.

风羽 著

幸福地羁绊，快乐地纠缠，
不知不觉中早已将你挂牵。
日子兜兜转转，又一次在你身边，
问你：爱我，你敢不敢？

CATCH ME IF YOU CAN
你不敢不敢
爱我

中国妇女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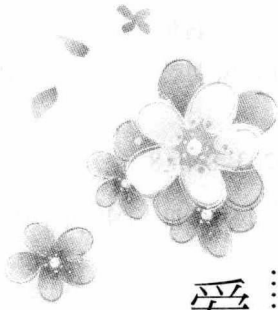
在爱情的世界里，让我们每个人都勇往直前——

晋江人气作者 **风羽** 全新力作

分享爱情的饕餮盛宴，找寻甜蜜的早午晚餐

这个城市因爱而有所不同<<<<<<





To love and to be loved is 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existence.

爱我，
你敢不敢

CATCH ME, IF YOU CAN

中國婦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爱我，你敢不敢 / 风羽著. —北京：中国妇女出版社，
2009. 12

ISBN 978 - 7- 80203- 860- 8

I. ①爱… II. ①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05257 号

爱我，你敢不敢

著 者：风 羽

选题策划：丁媛媛

责任编辑：贾秀娟 丁媛媛

装帧设计：嫁衣工舍

出 版：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 址：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：100010

电 话：(010) 65133160 (发行部) 65133161 (邮购)

网 址：www.womenbooks.com.cn

经 销：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市南方印刷厂

开 本：150 × 230 1/16

印 张：16

字 数：160 千字

版 次：2009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09 年 12 月第 1 次

书 号：ISBN 978 - 7- 80203- 860- 8

定 价：25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(如有印装错误，请与发行部联系)

爱我，你敢不敢 | 目录
Catch me, if you can



Chapter 01 遇见·爱 001

Chapter 02 发现·爱 081

Chapter 03 确定·爱 167

Chapter 04 幸福·爱 222

Special 如果·爱 235



Chapter 01 遇见·爱

—

宁静路派出所，今天一点也不宁静。

刘志锋刚进大门，就听见一个高亢的噪音以环绕立体声的效果在不大的办公楼里回荡。

“你们凭什么抓我？”

“警察了不起吗？就可以随便抓人吗？”

……

是个女人，嗓门亮，中气足，听上去威风凛凛，义正词严，要是不听内容只听语气，还以为是为来督导训话的。

他停住脚步，两道浓眉拧了起来。

一个小民警迎面走过来，老远就冲他喊：“刘队，什么风把你吹来啦？”

他一笑，脸上的线条缓缓：“找李所长，在吧？”

“在，楼上办公室呢。”

他没有立刻上楼，朝审问室摆了一下头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小民警捂着半边耳朵苦笑：“一大早收了只母老虎，到现在都没消停，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可这女人死活不肯录口供。”

不肯录口供？她当这是什么地方，来喝茶的，还是来看景的？

不过他也明白基层民警工作不好做，没多嘴，转身上楼了。

推开所长办公室的门，一眼就看到对面墙上的大条幅，刚劲有力的几个毛笔字——

警民和谐一家亲

条幅底下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小老头，慈眉善目，看到志锋，咧嘴一笑，愈发地显得和蔼可亲。

“刘队长，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啊，来来，这边坐。”

志锋大步走过去，坐在一旁的老旧沙发上，指指墙上的条幅笑道：“老李，我说你这是不是也太和谐了，怎么抓来的人比审的人还声势壮，楼下这位不会是来砸场子的吧？”

虽然上了一层楼，还隔了一道办公室的门，那女人的声音仍能隐隐约约地传进来，劲头十足。

老李把手里的活放下，脸上的表情和刚才的小民警一个样：“刘队，咱派出所的情况你还不知道吗，跟你们刑侦不一样，没啥了不起的案子，都是些鸡零狗碎的小事。社区群众起点纠纷，咱打也打不得，骂也骂不得，吓都吓不得，以说服教育为主嘛。”

“那碰到这种不服管教的，也不能由着她。你小心和谐过了头，往后都没人怕警察。”

老李嘿嘿一乐，打了个哈哈：“人民内部矛盾，咱还是和谐点好，再说群众不怕警察，是好事啊。”

志锋一想也是，平常从他手上过的都是敌我矛盾，要说人民内部矛盾，还是李所长更有发言权。

他扬手给李所长扔了根烟：“老李，说正事儿。今天是来找你借人的。”

“借人？什么人？我这都是小兵蛋子，能办你们的案子吗？”李

所长纳闷，不明白他这小小派出所能有什么人让分局刑警大队长看上了。

“不是办案。”志锋掏出打火机，欠了欠身，给李所长把烟点上，“下礼拜有个安保任务，上头派下来的，我手下的人最近都在外面跑，抽不出来，刚好安保地点在你们所管辖这片儿，我就想起你来了，借几个人手，就用一天。”

“那没问题，小事一桩。”李所长爽快应下，又问，“安全保卫任务怎么分到你小子那儿了？”

“最近大型活动多，来的头头脑脑也多，哪个都得照应着。再加上一连起了几个案子，局里警力不足，都忙着呢。”志锋点根烟，深深吸了一口，往沙发上一靠，伸直长腿，搭在矮几上。

“累了你就在这儿盹一盹。”

“不了，一会儿还得出去开个会。”说着，志锋从兜里掏出张会议胸卡，挂在脖子上。

一根烟的工夫，两人把借用人手这事的细节敲定。

“我马上交代下去，你放心，准时让他们去你那儿报到。”老李给他打保票。

“行，那就拜托了！”志锋把烟蒂按在烟缸里，站起来，“我先走了，等忙完这阵儿，来找你喝酒。”

李所长眉开眼笑：“好啊，喝酒就去我家吧，我老婆前几天还问起你，要给你介绍漂亮姑娘呢。”

志锋一乐，没接话。

大伙都知道，李所长老婆是出了名地爱做媒，平常最爱和周围的老姐妹们凑在一起，把各自手上的单身男女摆在一块，玩连连看。局里这些光棍没少被她拉出去相亲，自从上次偶然在李所长这儿见过刘志锋，她就惦记上了，总念叨：这小子要模样有模样，要个头有个头，哪能没有女朋友呢？跃跃欲试要给他介绍。老太太喜滋滋地想：这么帅一小伙，还是刑警队长，多拿得出手啊，她这个介绍人也当得有面子。

李所长禁不住老婆磨，找个话头就想把帅小伙拐回家去，不过看志锋的样子，似乎不怎么上心。

刘志锋下了楼，环绕立体声音量不减。

看来老李那套说服教育的办法不大管用啊，他不以为然地摇摇头，跟门口接待处的小丁打了个简短的招呼，转身往外走。

这时，一个人从里面审问室闪出来，咣的一声甩上门，边走边嚷：“小丁！这个秦琉璃是谁送来的？赶紧跟他们说，谁送来的谁领走！咱整不了她！”

志锋身形一顿，停住了，伸出门的脚慢慢收了回来。

说话的是个东北大汉，脸红脖子粗的，显然是气得够呛。

小丁苦着脸：“老铁，我也没办法啊。这群众报警咱不能不出，人送过来了咱也不能不接啊。你先坐，消消气。”

那大汉一屁股坐在凳子上，挥手在脑门上抹了一把：“你看我这汗都急出来了，那女人愣就油盐不进！赶快赶快，换个人上，我是审不了她！”

志锋站到一旁，问：“老铁，你刚刚说……那女人叫什么？”

“秦琉璃啊。”老铁把记笔录的本子丢在台子上，指给他看，“咋？你认识？”

本子上“被讯问人”一栏，白纸黑字写着——秦琉璃。

秦琉璃的秦，秦琉璃的琉璃。

志锋看了一眼，又看了一眼，似是而非地答：“可能认识。”又似不经意地问，“犯的什么事？”

小丁接话：“高空抛物，砸伤人，被砸的还是个老外，当场就砸晕了，刚好被邻居看到，报了警，伤者已经送往医院，肇事人就被领到这儿来了。不过出警的同志说，那老外大概是她男朋友，早上邻居听到他们争吵。”

“要我看人家就是小两口打架，你说这邻居报啥警啊？等会儿那外国佬醒了，俩人没准儿又好了，光剩咱在这瞎忙活！”老铁喘着粗气，“得了，我看这笔录也甭做了，我耳朵都要被她吵聋了。小丁，你

赶紧打个电话去医院，问人醒过来没有，醒了就给句话，要说不告咱赶紧把这小姑娘请走！”

“刚问过了，好像砸得不轻，这笔录……”小丁为难地瞅瞅老铁，又瞅瞅志锋。

志锋还在盯着那三个字瞧，有点走神，片刻才说：“我去看看。”他抄起本子往里间走。

老铁刚刚嚷了半天换人，现在看志锋真要去，倒犹豫了。

要知道这位刑侦大队长平常审的都是重案，对付的都是穷凶极恶的人物，让他审这种民事纠纷，不是杀鸡用牛刀吗？老铁倒不是担心大材小用，主要是怕这牛刀吓着里面那位，想想不放心，起身追上去。

志锋走到审问室门口，却突然站住了，转身又把本子塞回给老铁：“还是你问，我就在旁边看看。”

老铁一听，没办法，只好硬着头皮上。

志锋跟着他，进了门。

审讯室房间不大，陈设简陋。墙边放着几个简单的凳子和一条长桌，靠着另一边的墙摆着孤零零一把椅子。

椅子上坐着个女人，漂亮女人。身材小巧，却玲珑有致；一肩长发，大卷，海藻一样，用发卡随意地别了一半在耳后；巴掌大的脸孔上安着一双大眼睛，滴溜溜圆，小小的尖下颏，微扬着。

刘志锋一眼就认出了她。

其实她变化挺大，当年那个胆大包天的假小子和眼前这个风情女郎完全不搭边。可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。

听到门响，那女人看过来，眼风一扫，不屑地瞥了眼老铁，目光落在刘志锋身上，肆无忌惮地把他上下打量了一番，忽然起身，踩着尖细的高跟鞋咯咯咯地走到他跟前，仰起脸，不耐烦地说：“你是不是这儿的负责人？快叫你的人放我走！”

一抬头的工夫，她耳边那枚亮晶晶的发卡在微弱的灯光底下一动，却明晃晃地闪了他一下。志锋下意识地眯了眯眼睛，避开那道光芒和她咄咄的目光。

老铁粗声大气地喝道：“哎哎！谁让你动的？回去回去，回去坐好！”

哼，那小女人把下巴抬得更高，压根儿没把他当回事。

老铁脸上挂不住，伸手要去拉她，刚碰到袖子就被她扬手摔开。

“别碰我！”

老铁顾忌她是个女同志，还真不敢把她怎么样，暗自磨牙。

这女人也知道见好就收，长发一甩，自己坐了回去，双臂抱在胸前，不服气地瞪着他们俩，像是要看他们作何表示。

志锋跟着老铁在长桌后面坐定，不动声色地看着她。

他知道自己没认错。瞧这副满不在乎的神气劲，再加上一派不服天朝管的嚣张架势，如此强大的气场，想认错也难。

这是个如假包换的秦琉璃。

她像是跟他较劲似的，直直地迎着他的视线，眼神里带着点戒备，带着点揣摩，还有点不加掩饰的敌意，唯独没有一丝熟悉。

看来，她已忘了他。

二

今日皇历，诸事不宜。

秦琉璃这一天的遭遇已非倒霉二字可以形容。

事情要从一早说起。

之前为了客户的一个大型活动，秦琉璃出差到北京，在那边连着两个星期起早贪黑，生物钟已经定型。凌晨六点，虽没有酒店的Morning Call，人还是准时睁开了眼，就再也没有困意。

今天是周六，看看窗外，天空晴朗，她惬意地伸了个懒腰。

Anthony紧挨在身旁，睡得正熟。淡金色的头发在清晨的阳光底下散发出柔和的光，身上的薄被滑落至腰际，露出宽厚的背脊，撩人得很。

她咽咽口水，啊呜一口咬在他的肩上，不轻不重地留下一圈小小的牙印。

Anthony受惊，动了动，并没醒，迷迷糊糊地咕哝了句：

“璃。”

沙哑而宠溺的声音，叫得她心软，舍不得再闹。她揉揉他的头：“好了好了，接着睡吧，念你昨天表现好，我去准备早饭。”

一骨碌爬起床，她随手套了件衣裳，简单洗漱后，拿起钥匙出了门，临走还没忘回卧室给他把窗帘拉上。昨晚两人只顾着天雷地火，别的什么都没顾上。

早上空气清凉，琉璃深吸一口气，神清气爽，心情好得不得了。

与Anthony一起已有小半年，感情正在升温期，平日虽不算很腻，但这趟出差，一下子分开两星期，还真有些想念。所以北京的事刚结束，她就直奔机场买了最早一班飞机赶回上海，起飞前拨了个电话给他，他还在开会，她小小有些失望，只好匆匆约了个时间第二天见面。

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，连日的奔忙加上舟车劳顿，累得想死。

门一开，竟有浓郁的食物香气扑面而来，唔，像是黑椒牛排，她精神一振。

只见客厅的玻璃餐桌上，摆着一方烛台，摇曳的烛火下面，放着银光闪闪的两副餐具，旁边的冰桶里还插着一支红酒。

“Tony？是你吗？”琉璃站在门口，犹疑地问了声。

只有他有她家钥匙，两人虽未正式同居，但他可以自由出入，偶尔也会留下过夜。

正探头张望，一个金发美男从门后踱了出来，微笑着向她张开怀抱，大概是一时匆忙，身上的小熊围裙都没有摘。更滑稽的是，此君嘴里还叼着一支长茎玫瑰花，造型格外奇特。

不由地她抽搐了一下嘴角。

那美男眨了眨迷人的蓝眼睛，用含混性感的声音诱惑她。

“Hi, Stranger, Kiss me.”

红酒，玫瑰，烛光晚餐。

在一个靠创意吃饭的广告人眼里，这一切都土得无以复加，但对于一个女人来说，这些滥俗的老土招数该死的就是那么管用。

她只在心里小小地纠结一下，便迅速屈从于自己女人的部分，丢下手中的行李，一头扎进他的怀里，八爪鱼一样巴在他的身上，送上火辣辣的一串热吻。

自然是你依我依好一阵缠绵。

晚餐都没能好好吃完，她就从椅子上挪到了他的腿上，又一起滚到了沙发上……滚完沙发滚地毯，滚完地毯滚床单，一直缠斗到半夜。

所以，性福女人的好心情呀，现在是挡也挡不住。她几乎是一路飘着走进超市，买了点牛奶豆浆和面包，外加几个黄瓜西红柿。说是说要做饭，但秦琉璃的厨艺，只够做做三明治。

回了家，把东西洗好，放在案板上，看Anthony还没醒，琉璃也不急着弄早餐，就去客厅打扫战场。

桌子上还有昨晚剩下的餐盘，地上、沙发上也是一片狼藉，两个人的衣物散得到处都是，她一边捡一边根据衣物路线回想昨晚的战况，抿着嘴乐。

他的白衬衫皱成一团，压了一半在沙发缝里，她使了使劲儿才拽出来，抖落开一看，扣子没了两个，扣眼也撕开了，她不禁乐出了声，晃着脑袋检讨自己，哎呀，吃相太坏，下次得注意。

所谓乐极生悲，乐极生悲。

正当她满心暗爽的时候，一低头，看到了沙发上的另一件物事。

黑色，丝质，一小团，像是刚被从沙发缝里带出来的。

是一条T-Back。

她揉了揉眼睛，再看，还是一条T-Back。

不是她的。

秦琉璃当时就懵了。

饶是平日里那么敏捷那么机灵的一个人，也还是懵了。

大脑重启没用多少时间，这事本也不复杂，和尚头顶的虱子，明

摆着。

陌生的女人内裤掉在她家里，而这屋子只有两个人能自由出入，如果人不是她带进来的，那就是他喽。

MD!

一蓬怒火轰地就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，燎得方圆数米的空气都要嗤啦嗤啦响。

秦琉璃抓起那东西就往卧室冲，及至门口猛又站住，扭头冲进厨房，噌地从刀架上抽出一把“双立人”。

当唧唧的撞击声给她暴怒的头脑带来一丝惊醒——停，停，饭可以乱吃，人不能乱砍。

她咬紧牙关立在原地，嫌恶地把手上那东西扔出老远，使劲儿按捺住体内四处乱窜的疯狂因子，拿着刀的手止不住地抖。

好死不死的，Anthony偏在这个时候出现了。

“Hi Sweetie，早餐吃什么？”

他懒洋洋地靠在厨房门口，大概是因为刚起床，眼神不好，毫未察觉自己的小命危在旦夕。

“吃黄瓜？”他还笑着指了指料理台。

琉璃屏住一口气，把手上的菜刀哧地剁在菜板上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迸：

“切丝，还是切片！”

可怜那黄瓜应声断成两截，锋利的刀锋直没入案板，刀身竖立着。

Anthony被巨大的响声吓了一跳，这才发觉不对，他疑惑地站直身体。

“璃，怎么……”了字还没问出口，他就感觉脚下踩到了什么，低头一看，眉头皱了起来，抬眼看向琉璃，又看看台子上那两截脆弱的黄瓜，脸都白了，慌道，“璃，璃，你听我解释……是，是楼上的Angel……”

Angel? 是Angel!

他不开口倒好，这一开口如火上浇油，秦琉璃怒火攻心，气得直哆嗦，满脑子都在砍他还是不砍他之间挣扎。

“璃，你别急，你听我说，那天Angel……”他慢慢靠近她，像要抱住她。

琉璃退后一大步，手臂提起，终于没有伸向那把刀，而是向外一指，厉声道：

“滚！”

Anthony急了：“No, No, 璃, OK, It's my fault! 我不该让她进来，可我没有……”

“GET THE FUCK OUT!!!”琉璃吼。

她红了眼，一个字也听不进，见他不动，转身就去摸刀，刚才也不知用了多大的劲，刀片斩入很深，她摇了摇，又摇了摇，才把它拔出来。

Anthony不可能不了解她，知道这女人在气头上不是开玩笑的，再待下去，怕是他的黄瓜也不保，连忙退后。

“OK, OK, 我走我走……”他边说边退，退到客厅拣了两件衣物，也没敢穿，拿在手上退到门口，犹不甘心地朝里面喊，“璃，你不要生气，我可以解释！你让我解释！”

小宇宙爆发的雅典娜杀气腾腾地从里面冲出来。

他掉头就跑，也不解释了。

琉璃喘着粗气，瞪着还没来得及关上的门，心突突地跳。好半晌，才把紧攥着刀柄的手松下来，这才觉出全身都在隐隐作痛，可见是忍得狠了。

算这男人运气好，要是早上十年，赶上她年少气盛的时候，根本不晓得控制自己，怒到极处，刀枪剑戟啤酒瓶子，一股脑就招呼上去，还能让他走？

好歹这么多年过去，总算有点长进，过了疯劲冷静想想，砍死他事小，可要为这种男人赔上身家性命？不值得！

而且左右不过是个男人，她秦琉璃稀罕男人吗？呵，笑话！

她吐出一口浊气，一脚把门踹上，返身回厨房，继续切她的黄

瓜片。

饭照吃，事照做，该干吗干吗，谁少谁不能活呀。

不知道是不是眼睛瞪久了，一个劲地泛酸，她使劲儿眨了眨，把酸涩逼了回去。

手起刀落，菜板子被剁得邦邦响，转眼黄瓜片就成了黄瓜馅。

她晃晃发酸的手腕，懊恼地看着那堆面目全非的黄瓜，只好拿出煎锅，开始煎鸡蛋。

“璃……”

没多大会儿工夫，从窗底下传来一声呼唤，是Anthony，他居然还没走。

这男人被赶到楼下，原地兜了好几圈，可能是以为自己现在的位置比较安全，于是不死心地朝着二楼窗口喊话。

“璃，你听我说！我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……我和Angel……”

说到一半没说下去，他也意识到这是在对着一整栋楼喊话，谁知道楼上楼下有多少双耳朵在听。

“Damn……”

Anthony一肚子话，说又不能说，不说又憋得慌，一发急，叽里咕噜冒出一串鸟语。

琉璃心头那蓬火刚刚强压下去，被他一聒噪，又噌噌噌地冒了上来。

她大步走进屋，把沙发坐垫背枕统统扯下来，连抱带踢地扔进厨房，转身又冲进卧室，把他留在这儿的私人用品往床上一丢，用床单一裹，全都拖到厨房，然后推开窗，瞄准下面那男人，噼里啪啦地砸了下去。一边扔一边骂：

“活腻了是吧？非逼我是吧？”

“听不懂人话啊？让你滚！滚！”

“你滚远点，滚别处发春去，别脏了我的地方！”

从天而降的衬衫、皮带、剃须刀和各式衣物把Anthony砸得直跳脚，慌忙闪躲。

一件黑色物体随之落下，响声异常清脆，赫然是台笔记本电脑。Anthony惊呼一声，跑上前去，好看的五官皱成一团。

果然破坏是有助于心情的，琉璃把所有东西扔完，冷哼了两声，拍拍手，回头刚好来得及给锅里的煎蛋翻个身。

本以为这下世界该清净了，没想到只安静了一会儿，那个声音又唐僧一样地响起来。

“璃，璃……”

梨！梨！梨什么梨？我TM香蕉你个西瓜皮！

琉璃一阵火大，想都没想，看也没看，手上的煎锅嗖地一下就飞了出去。就听窗外当的一声，紧接着传来一声闷哼，然后就没动静了。

嘿，砸中了？

琉璃半信半疑地凑到窗前，往外一看，只见Anthony一动不动地躺在楼下草坪上，呈一个标准的大字形。

她先是怔，转念想，怎么可能？她刚才瞄准了都没砸着，怎么可能现在随手一丢就中了？

一定是这家伙诈死，想骗她同情，上当的是孙子！再说，砸死活该！

琉璃把窗子一关，扬长而去。

于是乎，等巡警接到报案赶到现场的时候，就见英俊的受害人昏迷不醒地躺在地上，脑袋旁边是一只长柄平底锅，脸上还黏着一个七分熟的煎蛋。

他们一边派人把伤者送往医院，一边去敲楼上的门，结果发现肇事者正没事人似的坐在家吃早餐，听到他们的来意还非常不满，争讲了半天才被半推半劝地带上了警车。

临走前，一名警员在屋内巡视了一圈，除了有些凌乱倒也未见异常，只是奇怪，厨房里黄瓜是碎的，西红柿是扁的，连面包都被捏得一小块一小块的。

不知出了什么事，食物们惨遭毒手，含恨九泉。

三

秦琉璃把身体靠在椅背上，翘着腿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个刚刚进来的陌生男人。

她有点看不透他。

旁边那个东北大汉还好说，她和这姓铁的警察已经周旋了小半个上午，三五个回合就摸清了他的脾气，知道这人只是样子凶，其实并不会把她怎么样，而且此人嘴拙，说也说过她，这不刚刚还被她气得脸红脖子粗地跑了出去，不一会儿就领了个年轻男人进来。

看上去，铁警官对后来这位颇为礼让，而且这人穿便衣，琉璃不知道刑警是不必穿警服的，所以想当然地以为他是这里的什么领导，索性上去叫板。

对方没答话，只是看着她。他看着她的样子有些奇怪，像是想从她脸上找寻些什么，这实在不像是陌生人的见面方式。

她不由自主地想，我认识他吗？

琉璃皱了皱眉，暗暗寻思起来。

这男人大约二十七八岁，身材高大，衣着普通，白衬衫牛仔裤，袖口挽起，露出一截结实的小臂，肤色黝黑，五官棱角分明，气质阳刚。

他的眼睛不大，还是一副单眼皮，然而，目光锐利。

他稳稳地看住她，面容平静。

她想了又想，没想出什么头绪，只愈发地觉得被他看得浑身不舒服。要是别人，此时多半会掉转目光，避其锋芒，可秦琉璃偏不肯示弱。

只有犯人才心虚呢，她又没做错事，怕他做甚？

她直直迎上他的视线，神情倨傲。

“咳咳，”老铁清了清嗓子，打破屋子里略有些诡异的安静气氛，正色道，“秦琉璃同志，今天早晨七点左右，在你家楼下发现一名外籍男子，被铁锅砸至昏迷，这事是否与你有关？”